

还是忧伤，都要求表现得舒缓，甚至有一点压抑。因此，在南音里，没有十分欢快的曲子，哪怕唱词是很欢乐的，吟唱出的感觉都是高古、肃穆、典雅的。而瞿小松则认为，在南音里，喜怒哀乐都应该是平等的。正如戏曲中的“梅派”，中正平和中见大气磅礴，一切程式与手段化于无形，无论是套曲还是散曲，南音给予演唱者的只是骨架与形式，如何演绎与表达，全靠表演者自己的水准与境界。

当笔者问起：“南音保存近千年至今，究竟价值何在？”瞿小松笑着回答：“你要知道，一个人真正呈现他所体会的所有音乐的时候，他的魅力是自然呈现的。一个人如果能真正开放，那么就是有智慧的人，否则就是匠人。我想，南音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不要以一个标准来提供所有标准。我们如果放弃文艺复兴以来一直被灌输的标准，就能找到自己的标准。从科学角度

来讲，音乐是可以总结的，是与人体、心理、生理有关联的，这有可能解开中国艺术或是文学之间的关联，彼此是可以打通的。”因此，就音乐性而言，南音善于抒情，曲调变化却并不十分复杂，虽然没有繁琐的技巧，却能动人心魄，显得很纯粹。正如泉州这座城市，由于长年来没有过度商业化开发，使得那里成为一方传统文化的净土。

古曲新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音受到了地方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新成立的“泉州南音研究社”，收集整理南音资料，开办南音培训班，举办南音演唱活动。1960年，泉州南音乐团成立，这也是福建省两大南音乐团之一。作为泉州代表性的艺术，它享受了一定的待遇，多年来致力于南音指谱的挖掘、整

理和校订，以及培养人才。

如今，泉州南音乐团所在地名为“泉州南音艺苑”，是一幢仿福建民居红砖瓦结构的建筑，底楼的剧场可容纳近200人观看演出，这对于以清唱形式演出的南音来说，再合适不过了。除了一流的舞台设备，二楼的办公区域边上，还有一个可容纳近50人的小型演示厅，平时可当作排练场，在接待外宾时，则又作展示演出之用。

作为当代南音艺术代表性艺术家，泉州曲艺家协会主席，全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获得者李白燕见证了乐团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也伴随着南音乐团共同成长。“南音演唱演奏，技巧高难。无论唱奏，声音必须平稳，讲究‘初如流水，腰如悬丝，尾如洪钟’。这样需要通过‘口传心授’完成的艺术形式，难度大、效率低。当初‘文革’后我们这批年轻人被选进学校学习南音，堪称千里挑一。”身为南音乐团副团长的李白燕说起自己与南音的感情，滔滔不绝：“南音有200种曲牌，如果不好好继承，失传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哪怕它是联合国认定的文化遗产。”

的确，追溯泉州南音历经前后八年成功“申遗”的背后，真可谓筚路蓝缕，历历在目：2002年5月，泉州南音启动申报工作；2005年，泉州南音被列为国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备选项目；2006年11月，举办泉州南音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论证会；2008年10月，泉州南音作为我国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正选项目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5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

左图：南音表演绘画。

